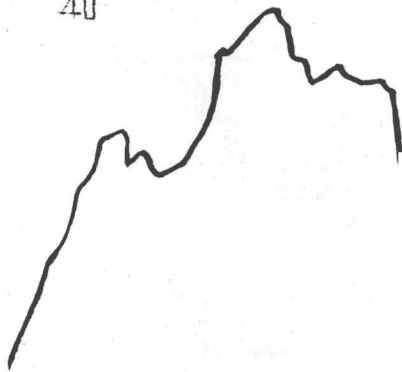


閃亮的鋼槍



1247.7
40



闪光的钢枪

短篇小说集

甘肃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 编



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：李葆竹、蒙子军

闪亮的钢枪

短篇小说集

甘肃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兰州庆阳路304号）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九工厂印刷

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0,000

书号：10096·86 定价：0.34元

目 次

头等大事.....	李茂林 (1)
陇原朝霞.....	李自雄 (22)
丰收的田野.....	张德成 (38)
边疆堡垒.....	杨宪津 (55)
铁岭钟声.....	宋元庆 (67)
闪亮的钢枪.....	张军政 (84)
风口岭.....	赵太恒 (94)
新保管.....	白如明 (104)
特殊任务.....	曾万谦 (115)
雄鹰高飞.....	毕 凡 (129)
朝阳桥.....	辛耀午 (143)
后 记.....	(155)

头等大事

李茂林

五·七干校为了让本期学员尽快参加基层批林批孔运动，提前一周结束了。下午结业大会开过后，长城机械厂参加学习的丁梁柱，三下五除二捆好行装，准备第二天一早来个急行军，返回工厂。这个不到三十岁的车间党支部书记，虽然在工厂已经工作八九年了，但仍保持着在部队时的生活习惯，干什么总是喜欢用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说一不二，就象气锤一样，砸下去就得冒火花。现在，他收到三封来信。拆开第一封，才知道厂党委确定他担任工厂民兵小分队指导员，猛觉肩头沉甸甸地。他知道，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城市民兵小分队，是批林批孔中涌现的新鲜事物，这新生事物一露头，厂党委就把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，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考验呵！丁梁柱怀着战士跃入阵地的那种严肃激昂的心情，把信在手里掂了半天，口里吐出三个字：“请放心！”声音虽小，却倾注着千钧之力。

拆开另一封，原来是小分队新任队长写来的：

丁指导员：

党委的决定你一定知道了。你了解我，搞个突

击生产还能拚杀一阵，干领导工作还是头一回，反正不瞒你说，难呵！不过有你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常讲，困难面前有我们，我们面前没困难。好，你抓文，我抓武，干！长话短叙，头封信先报个小喜讯给你：咱厂民兵小分队刚成立几天，就两战两捷啦。你不在家，我还要抓宣传鼓动工作，搞了两期《简报》，战果全写在上面，给你寄来了。这几天，正忙着射击训练，后天要打第二练习，市武装部王政委还说要来检查，我真有点抓瞎了。要知这一仗胜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张庆武

就这么长，也不分个段落层次，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，显然是在膝盖上画拉出来的。丁梁柱看着信，就好像这个粗喉大嗓、上下一般壮实的彪形大汉正和他说话哩。他忙拆开另一个小圆筒筒，正是两份油印《简报》，清秀的字迹密密麻麻，套色的标题醒目耀眼。第一期的题目是：《小分队首战告捷》。写的是他们配合专政机关抓住了一个隐藏多年的反革命分子；第二期的通栏大字是：“小分队靶场谱新歌”。记的是第一练习满堂红的事迹。这两张充满浓油墨味的十六开小报，使丁梁柱嗅到了一种另外的味道，再看看手边那封短信，他不由警觉地皱起了眉头。觉得被队长看得异常珍贵的“战果”轻飘飘的，缺乏时代感。对于张庆武，他熟悉，是个膀宽腰粗的青年干部，走路一阵风，干活一道闪，担任车间副主任时间不长，工作干劲大，热情高，就是有时……丁梁柱没有往下想，心里警告着自己：没有调查研究，可不能想当然！

他抓紧时间到干校书店买了些书籍。一看表，刚六点钟，便背上行李，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。

你看，他那脚步声嚓嚓嚓嚓的，乖乖，和小跑一样，晚风张扬起他解开扣子的衬衣，象鼓足的帆。别说从这里到工厂有百十里，就是万水千山，对于这样的年青人，也是不在话下的。

黎明，朝霞染天。通向厂区宽广的马路上，上班的自行车汇成一条长河。车铃声，说笑声，电线杆上的喇叭歌唱声，在这条大路上演奏出一曲欢乐的交响乐。

这时，从工厂大门整齐地走出一支队伍，三人一列，肩扛钢枪，刺刀闪闪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胳膊甩得一般高，刷刷刷地，那膀上佩戴的红袖章，一上一下，就象簇簇火苗扑扑燃烧。

“一二——一！”领队的口令拖得很长，似乎在操练着千军万马，声音宏亮，更使这几十人的队伍显得威武雄壮。骑车的人都跳下来，闪出一条路，站在两旁暗暗喝采。这就是才组建不久的长城机械厂民兵小分队，领队的当然是张庆武了。他挎着一支“五四”式手枪，眉宇间显出英武的神采。他前后照应着队伍，突然下达了“立定”的口令，队伍“咔嚓”一声，象刀切一般站得稳稳当当。张庆武把手往枪背带上一搂，厉声批评：“左右看什么？怎么，觉得高人一头啦？”两旁的人“哗”一下笑起来，小分队里却没有星点反响，只是最后排那个叫春燕的女民兵，不满地咧了咧嘴。

“跑步——手放下，动作不齐，重来！”

“跑步——”张庆武前后扫了一眼，见几十个人，个个两目平视，抱拳挺胸，这才下达了动令。队伍在激昂的口令声

中，通通通地向前跑去。后面留下一片啧啧的赞叹声。

队伍在大街上绕了一圈，最后来到靶场，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。张庆武照例往队前一立，问大家：“累不累？”

“不累！”小分队似乎不服他的大嗓门，声音又齐又亮。

“好，党把枪杆子交给咱们，平时改造管理城市，战时保卫坚守城市，得象解放军那样，练好一手，总不能到时候抓瞎，要有备无患！明天要打第二练习，不要以为第一练习打了满堂红，这回……”后面的话这两天他不知讲过多少次，连自己都觉得啰嗦，忙改口说：“不说了，大家都懂，休息五分钟，解散！”

队伍一散开，不知谁喊了声“指导员”，张庆武回头一看，嘿呀呀，满脸汗水的丁梁柱，不知啥时候已经站在靶场边上，正对大伙笑哩。你看他，黑红的脸盘上，那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洋溢着一种坚毅、沉静而又充满朝气的的光芒。袖子和裤管都高高挽起。张庆武扑过去，朝丁梁柱前肩就是一拳，乐哈哈地说：“老丁，你是坐飞机来的？这样快！”

丁梁柱放下棱角整齐的背包：“快什么，原计划十个小时，都超过半点钟了！”

大伙围上来，抢着拿东西，张庆武手一挥：“慢点慢点，第一练习打了两个十环的把行李送到分队部，别的人抓紧练习。”几个抢到背包的民兵，只好松开手。

丁梁柱从挎包拿出一叠学习材料，问大家：“谁负责小分队的政治学习？”

没人吭声，张庆武插话说：“还没顾上分工。”

丁梁柱又接着问：“咱们理论骨干队伍都是谁？”

人们摇摇头。有人用不满的眼光盯着张庆武。多嘴的春燕抢着说：“张队长不包办代替，怕你回来闲住手！”张庆武瞪了她一眼：“别开玩笑。”然后对指导员尴尬地说：“这事还没来得及考虑，正好你回来了。”

丁梁柱紧锁着双眉。

张庆武伸出捏在一块的三个指头：“从成立到现在才七天！工作嘛，还算不错！你没收到《简报》？”

丁梁柱更觉不对味，因为大家都围在身边，不便多讲，顺手把学习材料按班发下去，又指定了学习的文章，然后留住张庆武，坦率地说：“庆武，再忙也不能忘了头等大事！”

张庆武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放心，咱们这几十个人，都是由全厂基干民兵里选送的，高质量。批林批孔，成立理论队伍这些事，等打完靶，集中两天，一突击就上去啦！”

丁梁柱提醒对方：“当前，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普及、深入、持久地在各条战线展开，紧迫慢赶都有掉队的危险呵！”

“嗨，别大惊小怪。你这个人，就想的多。”张庆武不耐烦地说：“战果在那明摆着，掉什么队？！放心吧，咱手里的枪把子握得牢着哩！”

对张庆武那种自满自足的神态，丁梁柱很不满意，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开门见山地指出：“握得牢着哩？牢什么，梦里吃糖想得甜，实际已经松手啦！”

张庆武不服气，刚想申辩，指导员又问：“我从街上过来看到居委会贴出一张布告，说下午召开全区居民批林批孔会，你有什么安排？”

张庆武压着火气，说：“咳，这会一开就是半天，明天

打第二练习，哪有功夫。”说话中间，想起昨天居委会来人联系的情景，讥讽地说：“那些老太太真有意思，非让我们参加不可，说去了就是支持，咳，这有什么支持不支持，又不是逮坏人，真是豆腐嘴嘟嘟囔囔。”

丁梁柱听到这里，有力的大手扳住对方的宽肩头，诚恳而严肃地说：“可不能这样说，批林批孔是头等大事，街道居民召开批林批孔大会，我们小分队当然应该参加。再说，我们的全部工作都要依靠和发动群众，怎么能轻视群众的积极性呢？”

张庆武自知刚才讲得不合适，忙为自己解围，他指着靶场上几块并排的黑板说：“批林批孔，研究儒法斗争史，我们也没有放松嘛！”

黑板上写的内容，丁梁柱一到靶场，背包没离肩就详细看过，能看出，全部是民兵自发搞的，既没有组织，也没有安排，现在拿这来装饰门面，那怎么行！他那双灼亮的大眼往张庆武脸上一扫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黑板报是一面镜子，它反映出群众积极批林批孔的愿望，也暴露出了我们领导思想上的问题！”

张庆武不好强辩，只好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那就去个代表吧！”他喊过春燕：“写篇讲稿，内容是儒法斗争方面的，要快！”

春燕开始有点莫名其妙，待明白意思后，气鼓鼓地对张庆武说：“写批判稿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，咱们这里，你又没组织大家学……”

“咳，你就联呗，行了行了，现在八点过五分，一个小时交卷。”张庆武看了看表，打发了她。

丁梁柱知道他脑壳里想些什么，又试探着问：“派谁去？”

张庆武指着春燕的背影：“这丫头嘴皮子利索，再说，居委会尽是个婆婆妈妈，去个女的受欢迎。”

指导员摇摇头，冲着张庆武说：“这是搞阶级斗争，那能派公差，我看，领导要站在前头嘛，你去吧！”

“我？”张庆武紧张了：“你怎么越渴越吃盐，这不是开玩笑，我能上台？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堂堂的民兵小分队队长，在阶级斗争中还能缩脖子？”

张庆武想不出个新词儿，为了不致一下子闹僵，让指导员一来就不顺心，他只好硬着头皮说：“去就去，讲就讲，我不怕！”

“光你一个人去不行，要带着队伍。”丁梁柱的目光，直瞅着年青的分队长。

指导员的提议出乎张庆武预料之外，由不去到去，由不发言到发言，这就够意思了，现在还要把小分队全带去，这个靶到底打不打了？想到这，他忽地站起来，刚才咽到肚里的火气，一下子都涌到嗓门上。他怒冲冲地问：“你当过兵，今天下午这半天时间意味着什么，你不明白吗？！”

“我明白。”丁梁柱声音没有提高一分，话语的份量却提到了新的高度：“我们不能只想到明天要打靶，还要想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任务！”

“对！”分队长象抓住了话柄，粗声粗气地逼问：“手里拿着武器使不好，能巩固什么？同志，批林批孔的意义我懂，我们还要保卫这场运动哩！拿不出好成绩，丢人，让人家

王政委说：“噢，就这样的城市民兵小分队”，你听了高兴？你说，你说！”

丁梁柱又一次按住他的肩，能觉出这个年青人气呼呼的心跳声。但他在战友面前，不回避，不迁就，继续用那种平稳而有力的声音开导他：“我们要保卫这场运动，如果对这场斗争不理解，认识不清，又不积极地投身到运动中去，怎么能谈上保卫批林批孔运动呢？”他按着张庆武坐下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‘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’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。我们民兵小分队抓军事训练可不能离开纲和线呵！只为了打靶打个好成绩，而不去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，民兵小分队究竟起什么作用呢？”

“我想想。”张庆武红着脸勉强地说。

丁梁柱看时间不早了，还要回厂向党委汇报学习情况，就告辞说：“好，你先想想。下午的发言，最好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，另外，队伍要准时入场，好了，下午见。”说着，紧紧握住分队长的手，投过那深情的目光，迫使张庆武很不自在地点了点头。

张庆武目送指导员走后，觉得心里乱烘烘的……

丁梁柱向党委汇报后，走出办公室。一夜的急行军此时才感到阵阵困倦，正好门口有个水龙头，他冲了冲头，清爽多了，又迈起那嚓嚓的脚步，直奔街道居委会。他很熟悉居委会主任王大姐，是个退休的纺织工人，解放初就入了党，工作踏实，又勇于斗争，大家亲切地叫她“老坚决”。

他跨进居委会大门，一眼看见会议室里挤满了人，王大姐正在屋里讲什么，不好打扰，就在窗口前随地坐下了。

原来，居委会正召开街道积极分子碰头会，研究下午开会的事。只听王大姐说：“大伙议了一阵，确实咱们受毒害不少，在旧社会，我们虽然上不起学，但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女儿经》、《神童诗》这些东西，我们却听到的不少。地主、资本家就拿这些东西欺骗我们。这回我们明白了，这都是儒家的坏书。林彪拼命鼓吹儒家，还要我们学什么董仲舒。林彪、孔丘、董仲舒这一堆，黑根子都是连在一起的……”

丁梁柱被屋里的讲话声吸引住了，他听着，想着。此时此刻，在祖国大地上，该有多少这样的会场，这样的讲台，这样生动的发言……！想着想着，觉得心里热乎乎的，他忙掏出笔记本，边听边记，这是多么生动的一堂课呵！

一阵热烈地讨论后，王大姐说：“至于发言，不要只限于书本，还要紧紧地联系现实阶级斗争，靶子要对准，要害要抓狠。”正说着，电话铃响了，屋里传来了她接电话的声音：“喂，噢，你是庆武！好小子……欢迎你们……你还发言……什么水平有限，不要紧，在斗争中提高。噢，回来了，去党委汇报去啦……你告诉他，我们居委会理论学习班要请他辅导，什么？他忙？你不要堵我的嘴，忙也得来，这是头等大事！”随着轻快的笑声，王大姐放下了耳机对大伙说：“机械厂城市民兵小分队要来参加咱们的批判大会，庆武还要发言。工人阶级和咱们并肩战斗，意义就更重大了，大伙再议议，看怎么开好会。”

丁梁柱早就听出是张庆武来的电话，经王大姐这么一讲，切身地感受到了群众对他们的期望，再也坐不住了，忙起身进了屋：“王大姐，我来晚了。”

“哟，真是柱子。电话上刚说你，你就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”银发丝丝的王大姐惊喜地把丁梁柱拉在她身边：“呀，黑了，胖了，结实了，还去吗？”

丁梁柱怕扯起别的，影响会议研究的内容，便说：“等有空了，我给大家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，现在，还是抓紧研究下午的大会，怎么能把会开得更好，更能激发广大群众批林批孔的热情。大家说说。”

王大姐看到丁梁柱熬红的眼睛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保险一宿没合眼，能顶得住吗？”

丁梁柱深知同志们的心情，刚才向党委汇报时，老书记也劝他先休息。年轻人那颗火红的心，既然进入了阵地，又怎样离开这里一步呢？他对王大姐说了句宽心话：“放心，累不坏的，你当年和资本家斗争时，不是有个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故事吗？”

大姐只好疼爱地叹口气。满屋的人都被丁梁柱满腔的豪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了，大家都紧紧靠拢在他跟前，言归正传，又讨论起下午的会议来。

丁梁柱听了会议的安排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

“对呵，就这么办！”不等丁梁柱说完，大家一阵掌声：“丁指导员想的就是全面！”

丁梁柱忙解释着说：“不是我想的全面，这办法是兄弟单位在斗争中创造的。这不，上海城市民兵工作经验上说……”说着，顺手拿出一些学习材料分给大家。

于是又是一阵热烈地讨论声……

靶场上，火辣辣的太阳烤着大地。张庆武拿着春燕写好的发言稿，正逐句熟悉着。脸上有汗，膝上有土，这是抓紧

检查预习情况的见证。本来，念一篇发言稿，动动嘴巴就行，只怪春燕写的这篇稿子，有不少古代的人名、地名，读起来很不顺当。事前，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过问，认为眼前的东西都学不完，哪有功夫鼓捣那些。眼下，自己一口答应的事，是苦是辣都得咽，心里只是埋怨人家写的拗口，没办法，自己干脆拿起笔，把不顺口的地方大刀阔斧地砍去不少，直到念起来流畅，才放心地松了口气。

这时，分队值班员拿着值班日记来报告，说住在街道的符贵礼在家种花养鱼，拉扯几个快要上山下乡的小青年，孩子家长刚才来电话反映了情况。

张庆武看完电话记录，把值班日记“啪”地一合，靶场预习一安排，带着几个民兵出动了。

符贵礼原是长城机械厂的勤杂工。解放前在资本家工厂里当过十几年监工，有一套油腔滑调的本事。解放后，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巴，三番五次地表白：“一定要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”结果呢，狗改不了吃屎，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时，因贪污受过处分，后来老实了几天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又跳了出来，清理阶级队伍时，经过内查外调，才搞清他的真面目。原来他是个隐瞒历史，混进工人队伍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。按张庆武的想法，趁早把这家伙清理出厂算啦，党委却认为，这么大的厂，留几个反面教员有用处。用处在哪？张庆武不理解，阶级斗争多着哩，放下这只死老虎有啥用！

张庆武领着民兵跨进符贵礼的大门，正遇上几个小青年提着罐头瓶，里面装着红红绿绿的什么在游动。张庆武一见火冒三丈，二话不说，夺过瓶子就掼在地上。小青年们傻了眼，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，只是后退，不敢言语。

正在屋里哼着二黄调搬弄花盆的符贵礼，被门外的响动吓了一跳，一抬头，几个佩戴红袖章的人已站在眼前，他忙把手里的一样东西往衣襟下一塞，弓着腰，嘿嘿地笑着。

张庆武怒眉立目地瞅着他，不由感到一阵恶心。这个人尖脑壳，尖嘴巴，头上留着一撮长短不齐的乱发，眼睛活象个发了霉的酸枣核。他的脸色很黄，象是刚从阴沟里爬出来，大概是吓坏了。

“你又搞什么鬼名堂！”张庆武大声喝斥道。

“孩子们要下乡，送点金鱼、花草，街坊邻居的，张了口，不给也不好……”符贵礼故作镇静地说。

“你就这么‘大方’，搭上花草、金鱼送人情？屁！”

符贵礼颤抖了一下，知道在这些人的面前，纠缠多了没有好结果，忙装出一副认罪的样子：“都怪我没改造好，起到了腐蚀青年的破坏作用，我有罪，有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！”张庆武没有功夫和他磨牙，打断了符贵礼的话：“谁听你的这一套，马上给我写个检查，不准你老调重弹，要写新的，把肠肠肚肚打扫干净再写，写不清楚小心算账，听清了没有？”

“听清了，听清了，写好送到……”

“民兵小分队！”

张庆武在屋里巡视了一遍，也没看出什么新问题。

回去的路上，随分队长来的民兵提出到居委会交换一下意见，张庆武一挥手：“咳，还不是老问题，等打完靶再说，他又飞不了。”

其实，对于张庆武的厉声厉色，符贵礼并不感到突然，也不感到可怕，二十多年来，他经历过的场面多啦。现在，

见民兵走远了，嘴里骂道：“好小子，别看你声音粗，想玩我，还得几年，哼，写检查有什么，我哪天不写？”他从怀里拿出刚才藏的东西，是一本纸张腊黄的破书，用手抚爱地按着，样子一下又显得轻快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丁梁柱、王大姐领着知识青年小张进了门，符贵礼神经质地又站在那里，那本破书又掖进腰里，一切都恢复到刚才的模样。

丁梁柱一手叉腰立在门口，一言不发。那双犀利灼人的目光，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弓腰点头的人。他思索着，对于符贵礼这号人，不能光看表面，别看整天点头哈腰，骨子里，对无产阶级专政恨得咬牙切齿。

进去的三个人，谁也不吭声，屋里的空气显得格外紧张。符贵礼不由暗吸几口冷气。过了一阵，他才从慌乱中清醒过来，又拖着那种认罪的腔调：“我，我没有向居委会报告思想……我放松了思想改造……我忘记了沉痛的教训。”

丁梁柱向前逼进一步，眼睛眨都不眨，死死盯着对方变化多端的干瘦脸盘，看他还能施展哪些花招。

符贵礼看无人理他，本能地感到眼前的几个人是专拣疼处下刀的，但他还在表演着，“我对不起领导的教育，我要深刻检讨……”刚才，他一直躲着丁梁柱比刀子还厉害的眼光，现在更不敢抬头看他那犀利逼人的眼睛。天呀！那眼睛简直把人的五脏六腑都看穿！

丁梁柱冷冷一笑，单刀直入地问他：“表演完了吧？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写检查！”符贵礼紧跟着回答。

“要的是交待！”丁梁柱一声比一声重。